

目 錄

毒咒·····	一
過客·····	二五
秋原·····	三一
受難者·····	四三
巨人·····	五九
村中喜劇·····	七一
路上·····	八九
霧的晨·····	一〇三
酒徒·····	一一三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里門拾記

蘆焚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生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生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煙苗季	周文	長篇	嚇美國嗎	尹庚	報告
山徑	白文	中篇	夜記	魯迅	散文
航線	沙汀	短篇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	白夜	麗尼	散文
夜工	蔣牧良	短篇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
長江上	荒煤	短篇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長生塔	巴金	童話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序

去年的春天，我回到家裏一次，一住就是將近半載，原因這裏也說不清。總之，是倒了一點霉。但霉是事先算定要倒的，所以是罪有應得，怨不得別人。這中間沒有做什麼事；也做不成什麼事。爲着混過時間，每天上午糊亂翻翻書，去僅有一部「念四史」的圖書館里看看報；下午就更不像話了：因爲住的房子向西，任怎樣也熬不過太陽的氣焰，只好躺到充帆布的椅上喘氣。有時也拿起一本曾讀過兩遍的書，但結果多半是睡過去了的。太陽慢慢西下，到了傍晚，便伴着一個朋友匆匆穿過飛塵浮揚的街；爲着避開那班偉人的耳目，又多半是遶着彎，傍着人家屋後的水坑，越過瓦礫廢洞的荒場，很快的走出城去。

離開市井，大大抽一口氣，覺得自在多了。于是信步走過冷落的小徑，也走過並

不冷落的菜園，也爬上黃泥岡或隄。眺望着大野上的村落和大野後面的荒烟，傾聽着原野上的一派靜寂，觀賞着天空如山的紅雲，有時也談一些不關重要的話。漸漸的樹影長了，牛犢鳴了，砍草的孩子負着滿滿的荊籃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了，直到黃昏，這叫做散步。

可是日子過的並不像寫着時的舒服。一個人說：『那樣的地方連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為能在那里住一天的人，世間的事，便再沒有不能忍受的了。然而我竟住了將近半年。人既是人，一刻的清靜大概都需要的；雖然時時想『遠走高飛，』却終不會飛成，原因這裡是也還說不清。

這期間，大約是竭力使自己心境平靜之故罷，以一雙族祖夫婦作標本，又參考幾位絕嗣的鄉隣的事跡，硬着頭皮寫成一篇小說，叫做『墟。』即收入本集的『毒咒。』這小說又似乎是一篇廢稿的改裝，初不會料到更從家門前拾得什麼，故發表的時候沒有另外的標題。此外就隣舍們那里蒐集得的材料，還計劃出兩篇小說的

梗概即後來的「巫」同「百順街。」這已是夏天的話。

到了秋初，負起一肩的晦氣，我打點走開了。可是鄉下的家里忽然來了人，說是衙門里派了大隊人馬，將宅院包圍起來，爲什麼呢？答說不知道。不久又來了人，這次比較的摸着一點頭腦，說是由帶着的「活口」的指認，據說曾窩藏過土匪，這「活口」即被窩藏的一個，當他們綁架隣村吃高利貸的財主的時候。無如鄉下的家是一座廢宅，多年來已無人居住，于是那代表法律和權力的小老爺便下令搗毀房子，大搜了一通，但是掃興得很，一個破落的鄉下人的家里，除却無用的農具，此外是再也找不到值錢的贓物的。雖然很明白法律的正義和衙門的廉潔，然而依舊去打了一場紳士們認爲丟臉的官司，因爲是還有幾個全不相干的莊稼人被網進衙門里的緣故。籍這機會，曾得見識那所謂「活口」是一個老實的莊稼漢子；據說家中還有一個老婆，一個小女兒。但惟其是老實的莊稼漢子，我想，才落得這樣的下場的罷。這件事所包的鬼胎，是馬上就明白了的，但也並不追究，原因也還是很明白法律

的正義和衙門的廉潔。可是反而因此發下了心愿，打點着把所見所聞，仇敵與朋友，老爺和無賴，總之，各行各流的鄉隣們聚集攏來，然後選出氣味相投，生活樣式相近，假如有面目不大齊全者，使用取甲之長，補乙之短的办法，配合起來，畫幾幅素描。亦即所謂「浮世繪」的吧。日後積少成多，機會來了，編印成書，雖不怎麼偉大驚人，倒也好算作一幅「百寶圖」。主意是這樣打定了的。

卻說數日後我離開家鄉。安定之後，便準備動手；哪知腦袋卻有着毛病：里面不曉得塞滿着什麼東西，木木的，又麻麻的，彷彿不是自己的了，又彷彿在發炎。但我仍熬着，一字一字往下寫。爲着各給他一個本來面目，且使其輪廓清楚，更描畫出周圍的景色；雖明知本領不行，然依舊用各種方法，努力爲他們剪裁色彩樣式各不相同的外衫。不消說，連這一點也弄得不甚漂亮，遭着了失敗；然而力量是即盡于此的，所以也沒有辦法。

這樣一面拚綴，一面寫，一年的時光過去了。直到本年七月，一查賬，居然已有十

餘則之多，按字數算也勉強夠湊印成書；便放下筆，打一個呵欠，決定暫時關門大吉。不久，爲着「換換空氣」，有一次不大高明的旅行，又趁這機會編了起來。而編的中間，卻發見了自己的真真不行；並非因爲筆下欠高明：毛頭醜臉且不管他；倒是除却那緝私隊長和地主的兩兄弟之外，幾乎再也找不到紳士和老爺的影子。但那時想：『對不起，揭破鬼臉是要不舒服的，且讓他們暗暗得意一時罷。』其實這想法也很阿Q氣的，因爲縱是真的揭穿，也未必在乎。其次，是這些東西有的像小說，有的像散文，有的卻又什麼都不像，真沒有辦法。然而，也真的沒有辦法。

話再說回去。關於書的名目，最初想定的是「鄉黨」，後來覺得不妥，改作「里門記」，但後來覺得還是不妥，終于決定「記」上面再「拾」一下，標明這裡的不是專事頌揚的傳略，也不是老牌的記事，而是隨手從家門前檢來的雞零狗碎，編綴起來的貨色。可是這裡有一個例外，即「巨人」里的抓，是至今還活着的人，且不會在他的「生傳」中雜入他人的事跡。此外就說不出是什麼東西了，曰記事，則已經

過混合和複製，且注入不少想像和「謠言」……

數月前一位編輯先生命我寫一點「自己」兼用作序。現在序是寫成了，但是關於「自己」我卻以爲應該留給偉人們專利；而我呢，只是一個小人物，對於自己的過去既不甚留意，其實也不配寫什麼去耗費印工和紙張。假如還能活下去的話，那也大抵不過默默的做點事，默默的走着路，默默的想想自己和別人，然後默默的死掉，不會有什麼出息的。同時也並不希求瞭解，因爲我明白：一心求人家瞭解的人，結果多半將是倒一點霉。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打過的那場官司。自然不會被綁出去當作土匪。●槍決；所以如此，大約是爲着留在這裏做序的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蘆焚 序于上海。

毒 咒

頹坍了的圍牆，由浮着綠沫的池邊鈎轉來，崎嶇的沿着泥路，畫出一條疆界。殘碎磚瓦突出的地上，木屑發黑，散出腐爛氣息。一到春天，小草便從冬季中蘇醒。隨後夏季了，苕蔴，莠草和蒿歡聲號喧，還有艾，森林般生長着了。蚱蜢任意鑽躍，蜻蛉隨興翔飛，成爲蟲豸的天地。草莽間建築着孩子泥屋，有泥娃居住。太陽像燃燒着的箭豬，顫抖着，將烟火的光撲過來，隨即彷彿很無味，寂寞的，厭厭然爬了過去。晚霞靜悄的停在天空。霞的光最先落在這裏，照着瓦礫的碎片反光，將這廢墟煊耀得如同瑰麗的廣原一般。浮綠沫的池塘驟然臃腫了，反射出凝結了的脂肪似的光彩。

坐到一塊磚上，像休息在石上的旅客，面對着草莽的林莽，林莽下的泥屋。我仰觀着靜寂的帶狀的霞。一個人沈重的步聲走過，水桶伊共伊共的呻吟。羊溫柔的鳴

聲，許久在遼闊的天空下顫抖。女人的尖叫沿着大道送到曠野上去。狗呢，大約到田裏撒野去了。

『這塊地上有毒：絕子斷孫，滅門絕戶。有毒！』

這可憎而又可怕的聲音從地下爆起，在叢莽的交織間停留着。

我通體打了一個寒慄。跨過小泥築，莒蕨和蒿撲打着我的臉，越過頽垣，逃向大路。

鄉村的泥水匠路大成，一個頑強的老頭子，他立在路中央，似乎吃了一驚。

『呵呀，我道是野貓哩！』他搔着那突出的鬢角。『你去同鬼打交易罷……』
他揮着手。

雖然已上了年紀，夕陽燃燒着他的臉，卻毫無衰敗的氣色。但是——

『我只想弄到嘴點肉。』他反復的喃喃道：『一點肉——呵呀。』

他打一個呵欠。那被鬚鬚圍繞的嘴動着，于是叫道：

『畢四奶奶——唔，她死得好！——她，畢四老婆呀，她是長着毒牙的，恁麼尖的，像瘋狗的一樣。她吃着，她喝着，長滿了一肚子的毒；是呀，她咬人了。瘋狗還有誰不咬。這樣，大家都倒霉，連畢四爺他自己！』

他扭着鬍子，顯得正正經經的。

突然，我有這麼大的榮幸：村長巍巍乎站在我們兩人中間了。誰都知道，自從當了村長他變得像個神。他拿莊稼人的錢買小雞，吃得頸子腫脹起來；因為喝多了酒，滿面紅光，胃口又不好，便不得不時常摩着那突出的肚子。

『你胡說八道，你！你想弄點肉解饞，你！』他元氣十足的嚷着，那神氣好像說，「看罷，我送你衙裏去！」他打着呃逆，呻吟着，做出猥褻的笑容。可是——

『你能叫畢四爺這莊基生出來嗎？這有毒咒的地？』泥水匠說，『除了莒蘇。你能修滿房舍嗎，像原先那樣，在這有毒咒的地？』

『我！』村長擠着眉，在肚子上一拍，『什麼都不怕。你想我怕嗎？我？』就是鬼我

也能把他吊起來，「拿錢來！」我說。」

一個牧童從這裏經過。他停住腳，搖起鞭子嘲罵道：

『去罷，村長，你向鬼派捐去罷，他會扼住你的頸子，將小雞挖出來。哈哈，哈哈！』

『混帳！誰養出來的？』

村長咆哮着。

那牧童驅着羊早已跑掉。

『說得不錯。你要用這塊地上一個錢，包管人亡家敗。這兒只有毒，那樣的毒，牠會把人淹死。』

路大成啐一口吐沫，揚長去了。

村長沿牆蠕動着，像一個大豆蟲。他舞起胳膊，大叫道：『就是一個鬼，鬼也得拿錢來！我嗎，一個村長，進過衙門的。』

轉過水池，是一片草地，小徑蜿蜒的從中間通過。夕陽在前。天空正被烈火燃燒，

瀰漫着烟。羊得得的邁起小步，帶着圓圓的肚子，足飽的鳴聲走過草地。犢狂奔，發出野性的呼聲。少女扭着渾圓的兩肩，輕聲的，幽婉的唱道：

「飯好吃，磨難捱。」

想要女壻難做鞋。」

但望見還有男人，便丟下豐滿的背影，受驚的小鳥似的，咯咯笑着向村里跑去。我在草地間的小路上走着。蛙咯咯打着小鼓，蚱蜢札札求歡，夕陽投大地以陰影，田野坦露無限廣闊的胸懷，柔軟，靜謐，充滿着生命。然而我不能像犢一樣發一聲野性的呼喊，以排解憂鬱。眼前浮動着斑點，使人厭惡的黑色的斑點，像許多錯亂的花紋。在那些斑點後面，露出畢四爺的臉，圓圓的。像他生前一像，長着八字鬚。

他望着天。

還需要什么呢，那位畢四爺？他不需要什麼。他用不着求人。凡經過村子的人，該還記得，那荒廢了的墟場，有過當日的光榮。那樣的房舍，那樣的庭院，路大成說得不

錯，有這麼一份產業，就是一個王也不換。因為他知道修築這宅第消耗過多少力氣。而這宅第也正屬於畢四爺。他有驛馬，他有耕地，還有佃僕。他從衙門的後門進去，前門出來，別人說，好一個萬能的畢四爺。

然而竟有不能的地方：他沒有兒子，或瞎或癩的半個也沒有。

於是，來了責任問題，四爺說四奶命中犯九女星，四奶却指尖敲着他的鼻子，罵道：

「你壓根兒就沒有那樣的種！」

畢四奶又瘦又小，人家說是爲因吝嗇，常常不敢吃飽所致。可是罵起來倒夠勁兒。她單降得下畢四爺。四爺自己也承認凡事讓她一著，但關於「種」的問題却不便低頭。他得考量考量，這不能馬虎的遷就了事，否則，豈非真的要絕了望！考慮的結果，四爺決定同太太開一次談判。

「想想罷，我混了一世，我有產業，我有聲譽，我沒有人。祖代世家，咱沒有作惡，沒

有虧過人家陰德，可是過到咱這一輩子就斷了香烟：你想想。」

四爺拿出滿身功夫，要裝得像男人。

「怪得我嗎！」

「怪得我？」

「你的坟塋不好！」

「老大是秀才；老二做官，兒子做局長；老三肋巴骨上都串滿着錢。」

「你別說雞，貓，狗的秀才，我見過那黃銅棗子！我不稀罕那芝麻大的官兒！」

「人家都有莽狼樣的子孫？」

「那，那，你別和我多嘴。這個忘八孫宅子就斷子絕孫！」

「家譜上寫着，上八代都在這家裏起家立業。」

四爺弄得不錯，他劉備過江的回答着，不由四奶肚子裏生了窩心氣。

「你的「種」不對！」

這句話恰中四爺的計。

『那麼——』他打量着對手，說：『改塊生地試試怎樣，呵？』

『你敢呸！』

四奶也有着一身功夫。

不消說，這些話是後來聽到的。我只見畢四爺愛哭，畢四奶却又是彷彿誰將她的絲手帕偷去了般的，咬牙切齒，完全失去人性的咒罵着。我不曾弄明白他們的關係，覺得是和六婆子對待她京發沒有分別的。

彷彿是臘月間。我是將從穿起棉衣起，到新年止，一大串的日子都算在這月份裏。好像又不是臘月，因為稍大的我，覺得這個月份必須落一次雪，狗跳進去連影子也要淹沒的那麼大。可是沒有。我記得很清楚：畢四奶家的黑狗弓着背，露出一段一段的脊骨，歪歪斜斜走着。牠腿骨永遠是軟的；長滿着癩瘡，那一片有一片無的毛永遠沒有脫過；永遠夾着尾巴；可是見了別家的狗永遠露出牙。我從沒有將牠同四奶